四庫全書

子部

愧郯錄卷十 五則

宋 岳珂 撰

人品明證

官品名意之訛珂嘗書之然以九品爲人品之别而非官品則未有的據也及考之晉書衛瓘鄧攸二傳事特較明蓋當時去魏未遠名未大訛意猶可識耳故㳺書之以終前論焉瓘之傳曰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

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

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容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

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考其言始也清議不拘爵位褒貶足爲勸勵中間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爲貴則品之爲制乃逆設以待某品之人其斷可知也然猶未有見於遷陟表表可驗者還考攸之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次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珂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

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宋書志所載九品明指言晉江右所定攸先爲六品一轉之爲洗馬反在第七則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隨時繫乎上命尤顯顯矣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於郡中正之口以俟上之採擇而已又南史陳暄傳曰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去魏逾遠矣官品久訛矣而暄傳若此是其制猶未泯豈不益大可信歟

改易職事官名稱

近制職事官或犯所授者家諱每得改它官皆一時制宜參用舊官制間有特免入銜者珂嘗攷會要頗似不然熙寧十年十月十三日新知荆南府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吳中復言銜内舉字犯先諱乞改提轄中書奏請批依神宗怒降奎札曰朝廷官稱避守臣私諱於義未安宜不行其後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寮言近者馬向爲開封府工曹掾自陳父名開乞避而本府

乃奏乞銜内不書府名有違熙寧親札指揮詔別與差遣即二事而觀之則典故初未之許也及博考國史吳延祚爲樞密使慕容廷釗爲殿前都點檢當拜同平章事並以父諱改同二品國初雖存此官制僅止一再見幾於特創徐處仁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以祖諱改除端明它如此比者不一蓋開國勳臣上所優禮不容以常法論而避高就下不易官稱令甲所許又與前制不同云

李文簡奏藁

避諱贈官之制改易官稱之令珂屢書之及得李文簡燾巽巖集其載當時乞用元豐以前官制加贈奏藁於故事特詳備用剟録以參所聞燾之奏云臣聞事君猶事父也心有所懷而不敢盡言則爲隱蓋臣子之大戒莫重於隱言之可聽與否實爲君父所擇雖不應言而言固獲罪矣不猶愈於匿情以犯大戒乎臣用是輒冒昧一言恭惟祖宗因前代之制而增修之凡大禮既成

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榮其父母此國家之彌文至恩也臣父某故贈左朝奉大夫縁臣誤通朝籍再贈官至左朝議大夫今次大禮又當贈中奉大夫寒儒門戸得此固足以賁飾泉壤誇嫮鄉邑其榮多矣而又奚言獨臣私義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贈父官適同父諱儻拜君賜若固有之則恐於冒榮之律疑若相犯兼晉江統嘗論身與官職同名當改選故事簡冊具存勢不容默須至呈露乞朝廷特賜參酌處分雖以不應言而

獲罪亦所甘心也據律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雍熙二年有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皆不許及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時大理寺丞雷宋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顯忠乞避朝廷許之黯謂宋臣不當避嫌名朝廷既許宋臣若後有如此而不避則可坐以冒榮之律因言自雍熙以來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許或雖二名嫌名而許避或正犯單諱而不許前後

許與不許繫於臨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為永制約
雍熙詔書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
者先下有司定若當避則聽改餘不在此限於是下太
常禮院大理寺同議禮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孫所
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當迴避乃詔凡府號官稱
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迴
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
乞避免而不許事在治平四年蓋遵嘉祐之詔也熙寧

八年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知荆南兼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自熙寧以來訖于近年亦有許改者既許改則不繫官品之高下嘉祐詔書理宜講明以崇孝治然臣前所陳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諱初不及贈祖父官與父祖諱同者蓋偶無其事諸儒未暇討論故闕如也臣今敢援晉江統所

議乞下禮官議之按晉書及通典載江統言臺選統叔父春爲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爲凡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儻指實而語則觸尊官諱違背禮經或詭詞迴避則以私廢公干繫成憲若受寵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職

則又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統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通義斯允當武帝許之臣今所言實與此相類且身名與官職同者猶許改授若贈父官職乃觸父諱比江統所謂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者不愈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觸父祖諱者於法皆許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當贈官而所贈官有觸父祖之諱者亦准此法然寄理之法施於贈官則已似不通蓋所謂寄理者特不稱呼耳

雖辭其名猶享其實今贈官專以位號爲榮顧使其家人不得稱呼豈朝廷加惠臣子榮奬孝治之意乎況法所謂贈官觸父祖諱者實指受所贈官之父母非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也蓋贈父祖官觸父祖之父祖諱其當得贈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順死者孝心雖寄理可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禮固起於義緣是起禮於義滋亦不通兼詳朝廷創法特許寄理初不爲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設也身贈父官自觸

父諱則江統所云爲臣子開地之論因旁搜類長曲而通之有難臣者曰諱非古也爰自周始當時作詩書者亦未嘗以昌發爲諱人君猶然況人臣乎臣謹荅之曰事固當師古古未始有而今則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諱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獨於身贈父官而自觸父諱偶未涉歷故莫有以爲言臣實自履兹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禮者考求其說因以備國家之彌文廣祖宗之至恩乎難臣者又曰如是則使

朝廷曷爲而可臣謹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於朝廷使知禮者考求其說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區區之愚不自知其僭妄敢私布之臣謹按今朝請大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實爲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職方駕部皆前行也據職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則轉太常少卿無出身則轉司農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少卿皆爲朝議大夫據職官志太常少卿舊轉光祿卿既改官制則光祿實中散大夫元祐三年

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人轉左中散大夫大觀二年除去左右字特贈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大夫其實未改官制以前光祿卿也中奉大夫今轉中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實爲祕書監祕書監舊轉左右諫議大夫今爲太中大夫竊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狗馬塡溝壑且免于罪疾常獲備官使幸而遇天子有事于郊明堂之歲錫福遍九地之下則臣父始得贈官以祖宗故事言之凡三歲一舉大禮自中奉大夫至

太中大夫累三官率九歳乃得之幸得之而位號卒不可以稱呼雖朝廷之彌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輒議損益而臣私義誠有所不安惟明主盡人之情亦所宜憐也自改官制卿監諫議皆爲職事官固不當以爲贈官然天下郡邑薦紳門户固有以舊官制爲稱呼未嘗改者蓋事匪前代命由列聖於職制禄秩初無與焉特借其名耳傳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殆指此類故臣愚以爲若朝廷特推異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於

新舊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當贈官者苟觸父祖本諱亦聽改授如晉王舒除會稽内史及建隆初慕容延釗除中書門下二品體例或取今寄理字加舊官制上暫聽稱呼以極人子孝敬之義自我作古昭示無窮顧不美歟是臣所願而非臣所敢望也不應言而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貼黄曰檢准尚書司封令諸應封贈與祖父名相犯者即贈以次官契勘上條止爲所合封贈父母妻官稱犯父母妻之父祖名即與身贈父官所贈

官自犯父名不同難以准上條施行須至乞陳參酌珂
按晉書通典江統之言專以佐史朝夕之稱爲疑要非
贈典之比雍熙嘉祐之制雖在珂所書吳中復事之前
然熙寧實衡改前詔宣和馬向之命又申之也雖或行
或尼而續無明文若夫加寄理宇則參預壁蓋以爲非
故常矣今司封定制以天下之大豈無名諱犯官稱者
迄不知其何所据依而爲之折衷也

同二品

國初吴廷祚慕容延釗以父諱章當爲使相不帶平章事並拜同中書門下二品珂前於改易職事官名稱中見之按唐會要是名始於李勣貞觀十七年正月勣除太子詹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名之縁起必因於唐而二品之號則復加一等矣似非故事也考之蘇氏駮有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望及雜壓不等故立此號

與之同等也勳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以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詳蘇氏之說則本朝所以進爲二品當不爲無意及觀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九月勑馮贇有經邦之

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二品則二品之名肇見於此國朝蓋襲而用之為無疑矣然宰相稱謂以一人之私而易之後唐之典章不幾於輕明宗長興迄於是年繼之者一用此官名或惟改贊官稱皆不可攷歐陽文忠脩本紀至十月庚申始書贊為樞密使無二品事唐書勳初除在四月己丑拜儀同在六月癸巳僕射在九月乙卯皆與會要不同特以其可與他官稱改

易者互見而叅取故詳著之

打子

吳仁傑鹽石新論甲編曰程氏演蕃露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𠵊官顔師古云𠵊官今殿前擧𠵊者然則當爲𠵊子也仁傑按魏典章傳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洪翰林云等人猶候人蓋軍制也等子之名疑起於此今郡縣虞候聽子之名亦起於軍制李衛公兵法曰諸軍營各

量置虞候子使排比行軍次第又曰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五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今今文聽字加广非也珂嘗讀歐陽文忠脩歸田錄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闕

愧郯錄卷十

愧郯錄卷十一 五則

宋 岳珂 撰

制舉科目

制科之設自漢有之矣至唐而其名特多猶止於御試策而已國初制三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三曰詳閒吏理達於教化並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成文理優長人物奥秀者中選而設科之後竟無試者乾德元

年正月十五日始詔不限内外職官前資見任黄衣布
衣並許直詣閤門進奏請應朕當親試以進時賢下詔
之七十五日而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首應詔自薦臨
軒召試賢良科稱旨遂拜祕書省著作郎其四年賢良
科則又有姜涉經學科則有郝益出焉五月二十七日
藝祖御紫雲樓策試而陶穀竇儀王著盧多遜王祐尹
拙姚恕馮英並命叅校涉等皆以疎畧賜罷猶賜酒食
以遣之定陵右丈益篤斯志林陶應制舉試學士院不

及格猶賜同進士出身見於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之
詔其市駿骨之意灼然可見矣然乾德紫雲之試距今
三十有四年元無一人嗣膺此選不知中間何時遂增
學士院一試也明年四月十三日始以賢良科試查道
陳越王曉而李邈魯驤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試何亮
孫暨孫僅丁遜皆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考官宋白梁
周翰師頏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殊不聞前有別試
亦無學士院考定之文至景德二年之七月十八日詔

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詔書有曰宜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則未御試之前再加一試疑自此始然賢良方正之舉得人僅在四年之前而詔乃明言復置此科殊不見罷科之日爲不可曉也明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考定官晁迥重考官呂文仲呂祐之戚綸陳彭年所考當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會要書其

事以爲真皇之意蓋恐遺才當是所考有不中格者而
復加詳審爾此僅與今進卷策論付侍從後省看詳者
同而非試也八月二十二日詔趙宗古陳絳令孤頌陳
漸陳貫令依例付中書試蓋即前詳較不中者之姓名然
中書所試亦未詳以何等文字九月十七日御崇政殿
策試乃錢易石待問二人又與前名不同考之登科記
則言二年之詔已有委中書試論六首之旨是年乃不
紀論題又明年中書門下考試陳絳夏竦乃肇見六論

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二曰考定明堂制度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五曰舜典爲禹勤事功業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此蓋試論之始而絳又去年所召至今乃中者也自是而後曠嵗無之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復詔置六科惟增詳明吏理可使從政餘皆如景德之詔是科元未嘗罷而再稱復置尤不可曉詔書又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
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應内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
閣職事不曽犯贓及私罪情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
舉或自進狀乞應上件科目仍先進所業策論五十首
詣閤門或附遞投進委兩制看詳如詞理優長具名聞
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
合格即與御試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二
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路轉運逐

處長貳奏舉或自於本貫投狀乞應上件科目州縣體量實有行止别無玷犯者即令納所業策論五十首本州看詳委實詞理優長即上轉運使覆更審訪鄉里名譽選有文學佐官看詳委實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尚書禮部委判官看詳選擇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即與御試又置書判拔萃科武舉其逐處看詳官不得以詞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違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

終以前具姓名申奏到闕更有合行事件委逐司條例以聞其制加詳矣明年六月十六日命盛度韓億就祕閣考試賢良科何詠茂才科富弼論各六首蓋始就閣試登科記明言茂才科六論與賢良同詠既有官弼爲進士當如詔書闕賢良方正而下六科爲有官者之試高蹈丘園而下三科爲未仕者之試其名不同而實一耳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始於才識兼茂科得吳育而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寶元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方

平又以祕書省校書郎再對賢良方正之策則是制科人有再試再中者矣至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收賢科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祕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材之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

中止令問事關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
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以上
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于世其
論果有補于時者即爲優等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采
者即爲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
問如此則不爲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
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制則其制益加
詳焉至熙寧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御試舉人既有策從

中書門下之言並罷此舉時呂惠卿力主之馮京力爭而不能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用侍御史劉贄之言復賢良茂才科明年九月二十四日首得布衣謝悰未仕而中賢良科肇見于此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惇李清臣鄭雍之議又詔罷制科高宗中興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首詔復置賢良一科且令講求典故於是儀曹之奏曰舊制科場年春降詔九月赴詔命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

人不拘已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以不曾犯贓私
罪充各具辭業策論五十篇分爲十卷繳進入舉詞送
兩省侍從參考分爲三等文理優長爲上等次優爲中
等平常爲下等考試繳奏次優以上召赴閣試令詳天
聖七年復置六科詔書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
之共許嘉祐二年詔舉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
舉並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閣及殿
試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士行罷之故蘇文忠軾

有云凡預言書之詔命已爲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蓋國家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不爾令乞今後遇有應者並須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於清議然後詔試舉非其人者坐之其閣試舊制一場論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題目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内一

篇暗數一篇明數如紹聖元年閤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數及事類暗數引不盡並爲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祕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封彌謄錄官考

訖以合格試卷繳奏御前拆號竊詳舊制兼注疏内出題今復科之初欲摧罷疏義餘依舊制詔疏義出題臨時取旨珂嘗攷之所謂舊制蓋祖宗之制也自賢良以至邊寄謂之六增高蹈等三科謂之九此則甚明特所舉官之名稱前乎元豐則不能詳所出題之詳畧因乎元祐而不能舉遂使外臺叅薦之制凡不復見而臨時取旨之詔高宗猶意其更祖宗之已行益有以啟上心之疑而未之亟許焉明年正月二日遂下詔今後科場

復置賢良科舉官繳詞業一如儀曹之奏不復許在外之
明敭者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
二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
十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
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
十一詔而迄無應書孝宗即位詔令郡國皆聽薦舉乾
道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垕復就中書試焉爾後李
塾鄭建德莊治姜凱滕岚杜旟之流時不之人或試而

不合或召而不試或薦而不召寥寥寂響迄未復振良以此也按薦舉之制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詔令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官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月十九日詔所舉賢良方正應已貼館職及任轉運使者不在舉限天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員外郎劉夔請應制科翰林學士宋綬言其已任尚書六品官罷之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詔六科今後應京朝官幕

職州官不犯贓罪及私罪情輕者並許應京朝官須是太常博士以下不得帶省府推判官館閣職事并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差任者其幕職州縣官須經三考以上其見任合該移入沿邊不般家地分及川廣福建等處者候迴日許應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等三科及武舉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慶歷六年六月十八日詔自今制科並隨貢舉為定制須近臣論薦無得自舉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詔自今太常博士而

下不充臺省館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任選人不限有無考第并草澤人並聽待制以上舉即不得自陳内草澤人並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不中選才行不如所舉者坐之出題之制景祐四年閏五月四日命兩制各上策問參以經義元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祕閣試制論科於九經兼經正史孟揚荀國語及注内出題其正義毋出又國初以宰相撰題紹聖元年命翰林學士林希撰題乾道七年九月命宰

相葉衡撰題是皆國朝科目沿革之制先後互考尤可見其變也初熙寧變更王荆公用事惡人議巳欲撼成制二年十二月九日始詔削制科恩數迄於罷舉紹聖章惇奏對遂有復科無補謝悰王當司馬槱等皆極疎謬之説是不足論而皇祐五年八月試者十八人時宰相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閣惟太祝趙彦若與選及對策又黜之則深可爲治朝惜若嘉祐八年六月十七日詔制科十七人趙禼等權罷將來科場便赴祕閣就試

蓋一時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天聖嘉祐之詔紹興之議考之素行又爲取人之要云

追册后

國初追册后始於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册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謚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册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馬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册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册皇后官告

焚黄進入内是時郭后正位中宫仁宗追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宸極乃舍册用告下儕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揖實訂禮者要失所据矣其後温成卒奉册孫咸敏沔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后陵名樂舞

國朝陵名自昌熙而下皆聯永字定於宰臣皇后皆祔葬或從姑未嘗獨製陵名上謚皆繇太常樂舞製於學

士如大安之樂雖定於皇祐三年七月丁巳然自開國之初建隆元年四月癸酉固已以十二安易周十二順矣惟章懷后追册以至道三年六月十三日降制而七月二十四日直祕閣朱昂請上謚八月三日昂又上陵曰保泰舞曰永和遡考是時諸后在清祐孝明曰惠安孝惠曰奉安孝章曰懿安懿德曰順安淑德曰嘉安章穆曰理安又皆有樂曲名獨此爲不然殆不可曉且以直祕閣而議典禮上廟謚製陵名定樂舞以后廟而特

起陵名且用二字皆典故所無也

上后謚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昭憲皇后初謚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元德以祕閣校理舒雅章懿則命翰林學士馮元如孝惠則關上議之官温成則有賜謚之詔它皆以判太常寺二卿之議而行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惇仍始受成於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

翰苑以爲常制章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尚書張齊賢等覆謚又不同云

告謚祖廟

受后謚于祖廟自國初已有此議已而莫之能行昭憲之謚建隆二年七月八日太常禮部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謚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百官謚狀讀於太廟然後上之取受成於祖宗之義也周宣懿皇后謚號即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

廟修謚冊畢始告廟還讀於靈座前詔從周制是初有請而未從也孝明之謚乾德二年正月七日太常禮院言按唐會要元和十一年順宗皇后王氏崩謚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謚議公卿集定欲告天地宗廟禮官奏議曰按曽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謚謚之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於郊所以必謚於廟者謚宜受成於祖宗故皇后謚成於廟請凖禮集百官連

書謚狀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於兩儀殿令孝明皇后上謚望如舊禮詔令尚書省集官議定以聞是又惟從其集議而已迨于神宗追孝仁祖爲天下得人之德慈聖光獻凡禮皆異於前於是用翰林學士章惇之議始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謚之禮遂詔作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讀于慶壽殿時元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以後又有母后中閫之别蓋有唐已

定之制有司屢請迨六世而後克從以是知議禮聚訟

豈不難哉

愧郯錄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愧郯錄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　炳

愧郯録卷十二 七則

宋 岳珂 撰

文武服帶之制

國朝服帶之制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親王勲舊間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勲舊佩金魚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寳藏金塗帶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寳缾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

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相花金塗束帶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帶有二種以牯犉爲別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章之辨盡於此矣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即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

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政權使公事同）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守並同）並賜金御仙花二十兩帶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

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閤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邉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省引進閤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邉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諸司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十五兩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

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䴵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

緣皆給銀帶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

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

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

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

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内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

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大觀

二年五月十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

監許繫紅鞓犀帶更不佩魚迄于中興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於是其制始定然考之初制亦頗有不盡同者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制度其荔枝帶本是内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豈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詔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也

慶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欲望正謝日進例特賜詔如耆例王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閤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熈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

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更其制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閤門稱不合繫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於是獨以一賜曹武惠彬其一太宗自御之後隨入熙陵

而曹武惠所賜帶即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璫間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庫帶後歷歷百五十年所及金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帶矣後事甫平太上皇歸宮闕於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

之十三祀有客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摟帶上以四胯出視吾蓋敵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菻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吴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鏤篆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於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迺獨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貂極巨寶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

種之外乘輿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紹興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宗室外正任依舊許繫金帶已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依條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牯犿之外宗室又有通服花犀帶之文珂嘗詳考所由參之典故亦各自有其說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是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荔枝亦通用焉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之賜笏頭始於慶歷而宗室之賜笏頭亦始於熙寧會要

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帶通犀牯犀等帶故紫雲之帶熈陵所以寓其親厚充勲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通服之要之五者皆有所据獨秦檜所服一事頗背典章按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御仙花而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詔臣僚曽賜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考之檜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焉是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繫舊賜帶固出上恩而中興會要乃繫之曰宰執因降黜不帶職並

同庶官後復職者恩數並合依舊以閤門誤認法意有司申明故降是命如此則元祐之詔不復行元豐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於孝宗朝而書館積舊事彙爲一編蓋沿擓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

平郭逵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内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爲奕見于劉忠肅摯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復泗州赦

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軍民耆壽等狀言泗上實屛淮堧自經兵革多歷年所境土雖隣於王化版圖未入於職方中夜以興曷副望霓之意當

饋而歎敢忘嘗膽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貔貅奮勵
虵豕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耄倪之衆久罹塗
炭之菑淫刑動極於參夷重賦殆逾於箕斂可無恩霈
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劫謀故鬬已殺依法
餘雜犯死罪以下並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税可與放
免三年應本州民户並特與賑給一次合用錢米申宣
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曽經焚毀者官爲日下修
葢内無巳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

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牓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責到付身並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差遣若人材卓異委堪任使即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並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

靈驗事跡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內忠臣義士並與表式墳墓於戲天地之德曰生肆亟覃於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於華風尚有忠義之誠庸遂安居之樂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珂謹按祖宗朝每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如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之制是也降德音徧減天下死刑釋餘罪如建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于其境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復泉州之制是也降德音于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贓外雜死罪降流餘遞減等釋徒罪如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制是也降大赦于天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雲之制是也雖降曲赦于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贓外鬬殺情輕減等餘並釋之如崇寧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荆

湖南北路猺賊之諭是也紹興復海州降赦用乾德之例闕

宮禁進見闕

刋進書載表卷首

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髪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

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於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尚矣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乗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詔乗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乗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金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

院牒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濶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勑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濶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

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寳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

左者進内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内若車駕廵幸留右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容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眞建國其將帥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

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絶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祀厲蓋此祠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

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尚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愧郯錄卷十二

愧郯錄卷十三 十則

宋 岳珂 撰

指南記里鼓車 闕二葉

爲里立輪一隻附於左脚徑一尺三寸三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

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鐲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鏁犬牙相制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祐陵稽古大觀元年内侍吳德隆又獻二車之制

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濶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闌桯卧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

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脚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篾并索

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軸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軸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車成記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内左壁車脚上立輪一安車箱内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八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

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脚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其年宗祀始用之然則又與燕肅盧道隆之法不同仁宗實錄載肅之表曰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軿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蜀

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沖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鴆死其法遂絶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閲於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法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顧中興以來未皇禮文猶在弗議重可惜已肅表不詳沖之之所用考之南史宋武

平關中蓋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里容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内外泮然不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似復稍精銅機以圓恐但可施之平陸黄帝剏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緕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計在市之樸斵規矩者雖居𢵋之技無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間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入役也苟簡鈍拙務闕其技巧使人之不已知務夸其工料使人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謂之官作珂嘗疑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阜都邑當未必如此及考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於是始有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

之義馬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顧直優厚無刋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滕口以蔓引推托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已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畧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爲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黄以薦時思焉珂簿正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官入班定緇黄鐘聲螺鈸如法僧職宣疏齋僧道各二十五員以爲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二十一日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人齋文德皇后長孫氏六

月二十一日忌慈恩溫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玄宗四月五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昊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玄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真

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總持寺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真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幾止二十之一祖宗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唄之詞頌臺每付之常程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居等語要於宗廟非所宜言亦隣於俚云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黄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勑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禄寺丞錢中立牒奉勑宜差知虔州贑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㸃檢依例施行牒至准勑故牒珂謹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勑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

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於詳且複蓋於此有稽焉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儲議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今宸章藏于家可考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於七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珂所上籲天辨誣一書固

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勲舊握兵在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娼忌珂謂不然謹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邮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翔亦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堯舜上真忠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葢爲驃騎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並爲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皆正握兵云

遂國記誤

王明清揮麈後録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宫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妣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闕寢其音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珂按國朝會要景祐四

年二月七日洪州别駕王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
叙用蒙正女劉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内見女見與皇族
爲婚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者固
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父婢前任受楊澄吉金
故入温嗣良流罪作福之柄容有所末減也當時司理
劉涣簿郭照爲從各勒停衝替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
是哉景祐在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内之旨蒙正
官止别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恐或有誤國史富文忠

弼傳初無此一節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誌又不書惟李文簡燾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據又不得其時考明清所刻李賢良㚖帖嘗欲明清注龍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月久復封邑之故而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貽陵之聖德

武定軍

嘉定戊辰詔改雄淮軍爲武定珂按此名有二不可五

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為武定軍是嘗為複名不可一也真宗廟謚武定偽蜀嘗以洋州為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四月詔以犯廟謚改為武康軍矣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為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金版

今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為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闕字坷按典故政和六

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睿言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恭考禮文傅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

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嶽號以黄色取黄琮之義仍
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又按春秋公羊周之郊祭
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至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與合則不行得主
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為主祖為匹一推人
道以接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所推以配天者如此
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
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詔從之攸

之議固無取然觀于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諏律必有所折衷而後可也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禖祠以宰執充樞密院官亦輪攝事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充否則以正任蓋中興以來定制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勑孟夏薦饗太廟已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詔以后廟

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密院則不與祭以宗廟則差外姓官皆與日異而不復考所以然何也

冷端甲

揚文監簡在闕始得李尉府顯息之族子謂甲不經火闕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于朝乞下闕所製造時顯息之子師闕爲知閤門事闕是官分辨其不然文闕往復其實工人闕勞費耳時雖知其强而無以折之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

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十二闕 工作闕 用中國闕 長非夷狄闕 及今闕 冷鍛而成堅闕 瑩非闕 弩可入自事闕 衣甲皆軟不足闕 矢石以朝廷之言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闕 累而闕 而畧故也今按下逐處闕 匠冷闕 甲旋發闕 緣闕 以觀透箭深闕 而闕 太祖闕 甲絶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闕 貫三五萬聯均給

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闕

愧郯錄卷十三

愧郯錄卷十四 七則

宋 岳珂 撰

九閣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夐出前代帝王之右真皇繼統首闢龍圖閣以嚴崇藏此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内侍三人掌之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

軸冊又有御書紈扇數十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圖畫總七百三軸卷冊瑞總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衆瑞百一十三雜寳百九十五觀其初制既列經史又儲奇物亦非專以奉奎畫然犧河觀瑞圖書爲首命名之意槪可理推矣閣初建既無歲月咸平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

畫閣之名始見于國史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繼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所藏外又於後苑及龍圖閣並留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爲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詔建名如今日也景德元年十月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爲都

官郎中太常丞祕閣校理戚綸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制杜鎬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並赴内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爲本閣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金紫令預内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

又其次置學士末乃置直閣未甞並建官稱如今日也天禧四年真皇尚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天章閣五年三月戊戌天章閣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宫安于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觀御書御集於閣下遂宴於羣玉殿是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要録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歳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厯起居注善美之事録爲聖政記凡一

百五十卷並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中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于閣竊意神筆聖文在當時既富畜籖滕臣下歸美誼應崇嚴昭回之光不厭輝映故隨時建閣既無文謨並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所以真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仁宗寶文閣舊名壽昌亦自慶歷初已新厥號雖未即正名而崇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竢因山之後方與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一朝故事如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

龍圖閣之北藏真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西曰蘂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蘂珠殿次之北顯謨閣位置雖不見於書而元符元年二月十八日知樞密院事曽布言恭惟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出於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又權發遣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况自陛

下紹隆丕烈適明先志而寶字未新巖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祗循舊章亟加營建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以聞考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崇寧三年六月一日詔熙寧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既設繪事尤足以章邃宇之高明巖猷設屠宇在大觀間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虚名詔書亦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書必有閣閣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祖宗之舊備一代典禮

如今日也還考天聖八年十月詔特置天章閣待制是
先已有閣因設官而下詔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詔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是先
已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哲
宗皇帝御書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治
平之建寶文置官止於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
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於
學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

置直閣惟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徽宗皇帝御書建閣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於一時詔書著于令此正並建官稱之始寶文以前皆先建閣後藏書神宗因山於元豐之八年歷十有三年至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而顯謨之閣始建哲宗因山於元符三年歷八年至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而徽猷閣始建徽宗訃報於紹興七年歷三年至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始建惟高宗以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上仙而是年十一月九

日即詔建煥章閣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
祖宗建閣皆有其所可考而見惟建炎中興稽古未皇
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存者名耳炎興日
歷紹興二十四年九月乙亥禮部狀准勑令討論天章
閣制度尋將國朝會要檢照得即不該載外緣目今天
章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等閣一所將諸閣御
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旨揮下日從本部關
報都大主管所修内司 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

本閣内隨宜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朝廷旨揮有
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内司同共修蓋蓋是時已
有龍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即一所以寓不忘故廹
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然則是四者要非祖宗初制隨
時損益至于今而大備然當萬壽時不得崇奉奎章且
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未詳而本末舉名繁而實不稱
亦沿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有侍講一官景祐四年三
月甲戌詔初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

並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本官上以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既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其在待制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珂考之則不然按會要慶歷四年三月以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皇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景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官之上內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並與帶職官同臣昨與盧士宗並充天章閣侍講日臣以兼直龍圖閣即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士宗唯赴講筵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及非時宣名頒賜並不霑預只同不帶職人例此蓋有司從初失於申明恐非朝廷優待經術之意乞自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帶館閣職名者並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祕閣供職宿直所冀

設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閣侍講並依館閣臣僚例
宣詔頒賜祖宗之意惟其以尊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
惟繫之於閣之次敘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
各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
意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諸閣御書見於炎
興日歴紹興二十四年之詔珂固記之矣今行宫大内

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於是閤日歷又載紹興十九年正月壬子從義郎趙子歆投進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詔令戶部賜絹三十匹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詔所以專降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有所重輕矣及考典故慶歷三年九月三日召輔臣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熙寧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司帳案所言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

詔送天章閣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轉官六件文字詔送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詔延安郡王閤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崇寧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還哲宗神御于景靈西宫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詔天章閣崇奉祖宗神御諸色人並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筆當藏龍圖英皇告勑當付寶文凡皆置之於

是閣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縱復爲原廟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一閣而特藏焉殆皆不容私測豈剏建有後先制度有崇庳特取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楹之多者而即安不復計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龍圖自慶歷而後多開天章仁宗之問邊事神宗之議官制皆在焉高宗在東都以諸王日侍九重故應常見此制一時旨揮

如諸色人既不許抽差必亦備官設衛非它閣比扈蹕而南隨寓奉安固即其巳然之舊而因之非有它也珂叨與班綴時閶自和寧門入趨外朝則過其下金榜焜燿嘗獲瞻敬每欲以慶歷而來聖意之所特屬於是閣者請益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如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進呈禮部太常寺狀檢會國朝會要真宗皇帝御集於天禧五年三月戊戌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今來實録編次徽宗皇帝御集欲乞

於天章閣安奉候指揮下日閤門都大主管所前期於本閣内排辦安設施行上曰可權安奉於天章閣候修閣畢日奏告行禮蓋又不知天章本真皇閣名安奉正得其所若徽宗自有閣名要不可以此爲比也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巋然存而乃獨無爲學士等官者

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雜誌曰西清閣名皆主於宸文

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歴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即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珂嘗考章誼雖不曽居是官見於行狀所載煞炎興以前是官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考後來所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説可因及讀中興會要而後知事始於秦堪乳臭小子輕紊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

百餘年之典章深可太息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右神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於稱呼安便詔改直龍圖閣且列所以尊祖宗揆之以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即而稱其名已非朝廷之制使如堪說則龍圖固堪之所安耶時檜方尸位耄昏百僚畏威廷中要豈無知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累朝官制名公鉅儒累爲之不疑者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歎

也嘉泰甲子黄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以臺劾降兩職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爲寶文蓋爲職三等矣是又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内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

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裒輯崇建層閣以嚴
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祗適舊章宜
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
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
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
所建固無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
詔有曰真宗皇帝燀赫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
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

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
命近列論次遺文鈿軸寶函未終緒錄白雲紫氣遽遂
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詔
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熈明閣詔曰
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熈百度惟新備矣有周之
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
寶之歪世炳若丹青則熈明之意巳章大觀二年二月
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

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却四夷號令指麾若揭日月盖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始終在詩有之君子有㣲猷其哲宗閣以㣲猷爲名則㣲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揩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

詔有曰寶列羲圖之祕謨新禹命之承藏之一言皆可即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末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抄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濫竽者珂嘗考典故亦有其制元豐六年八月癸巳詔直省官宰臣廳以八人執政廳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吏考是時百度修飭示儉一意端自朝廷一傳而崇觀何翅倍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在上者亦憐而不之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藩邸旌節

光宗即位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東宮旌節一

副降付天章閣安奉今上即位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
天章等閣狀將來安奉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
司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面
一面上題寫太上皇帝藩邸旌節一面上題寫今上皇
帝藩邸旌節所有牌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
赴閣計會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從之此蓋
襲用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亦於此有考焉

愧郯錄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愧郯錄卷十五 八則

宋 岳珂 撰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基而後至於贈典亦不輕用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襃表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曽祖杜緼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

衛燕齊國夫人當時雖欲行册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至于景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詔贈緼太傅遠太尉奭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三國而已惟皇舅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令審進始贈京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令又加贈審進爲尚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瓊一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序非闕　杜氏恩數止於此耳元德皇后配闕　熙陵是生真祖其父乾州防

禦使李英母王氏雖奉册之後亦未敘郵制逮大中祥
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詔贈英爲檢校太尉安德軍
節度使追封常山郡王王氏爲魏國太夫人葢以帝母
之貴非常制也然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正位中宮
初贈三代則自孝明而下皆無聞惟章獻明肅肇建坤
儀早隆上眷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十一日詔贈曾祖劉
維嶽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
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通

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母元氏許國母龎氏徐國並太夫人此蓋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制通之已有贈官蓋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循常封贈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仁宗嗣位章獻臨朝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詔維嶽移鎮寧節加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龎改封陳衛鄆三國章惠以保毓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揚瑫爲安州觀察使

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葢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尚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尚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龎又攺封楚韓魏三國而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于此夷考其時仁宗以母事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宗廟攺通判爲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

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茺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尚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元龎爲安齊晉三國是闕國爲公之始闕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龎爲魯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於國公祖妣止於國夫人郭后爲仁宗嫡后受册之初正丞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崇爲尚書令兼中書

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軍守璘爲寧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於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嫡后受册之典故也章懿爲仁宗之母追册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索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應巳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泰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德爲尚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於景祐

三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母后追册之典故也惟慈聖

闕　以元勲之　闕　帝室景祐　闕　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初贈祖尚書令兾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葢其先自

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

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尚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

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曽祖妣張韓祖

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温成席

寵父堯封欲開王封仁宗瀕慰公議至和元年六月十

三日追封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后父贈王爵之始也而亦止於郡神宗篤慶壽擁佑之恩治平四年初紹大統二月十三日亟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此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慶壽在御既久歲時貤恩加荒大國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太平景德勲臣功在彜鼎與曹武惠彬相伯仲神宗闕不獨異熙寧元年初封瓊爲闕

祖繼勲父遵甫仍未

得封四年九月二十闕　又進瓊爲崇王馴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勲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時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俔天作合三公皆國朝元勲名相事體畧同而是年同日放詔曾祖敏中贈秦國公祖傳亮兼尚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間郡王猶循用至和故事不敢少越哲宗襲尊號宣仁亜簾欽聖遂視寶慈舊比敏中王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

而得王正以勲德比曹高非以它也元祐四年敏中遂

王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得封雖歷崇觀政宣

之世封爵稍過差而昭慈聖獻昭懷顯恭顯肅諸后家

皆無此制建炎中興憲節從狩漠北高宗以元妃之重

已正椒塗紹興元年后母熊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冊

當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

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

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於是詔特贈后父慶

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考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皇太后曽祖郊杜齊郎贈太師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曽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闕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曽祖韋舜臣追封惠王

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敘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躐等秦檜當國掩建炎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日初詔封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王至二十七日遂詔封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

族以初受册恩不逮褒贈極品三代即正王爵至是始見之憲節追褒蓋示肇端襘之意可考矣成穆在孝宗朝追册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直卿同贈東宫保傅成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令吉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恊同贈三少見於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詔者亦不皆得王封也成肅以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立而十一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

祖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寧爲惠王即用紹興

近制紹熙慈懿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册贈典止於循進

踰年乃王然亦徧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益大寧郡王

吳蓋於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蓋又特恩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淳熙十六年

十二月九日詔皇太后曾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文誠

特追封秦王曾祖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而亦以爲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高宗朝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皇后曾祖母祖母母並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

封恭王吳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封吳王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與今追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典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

也遂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内東門小殿召見

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迺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晩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

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内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國初宫禁節料錢

内藏有取會之禁宫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令歳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歳正冬節縱之呼博目曰則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珂嘗讀

蔡絛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錄焉絛之言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未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則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絛謂其弟鞗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音六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凡九德音十四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雨上聖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祫享母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英宗在位

四年大赦一郊及册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神宗在位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殿成年穀屢豐册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德音十七哲宗在位十五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寳圭定鼎謁原廟皇子生復熈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欽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德音一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

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母后不豫梓宫來歸之赦十九常赦四德音十七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慶壽之赦十四德音二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郊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畧計建隆庚申以及紹熙甲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有一赦實肇於趙韓王普其仁如天之對其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直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

不俟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庳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熙寧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闕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闕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爲膏肓之疾又熙寧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

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即出二百千如何辦得觀太平興國至熙寧止百餘年熙寧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今蘇湖間上田每歲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上色可收穀四石

却可得主租二石舂而爲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歎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慨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左僕射趙鼎罷爲忠武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忠武乃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珂按

南渡以後除節鎮犯潛邸名者不可縷數近世李儀同孝友建奏寧節亦同高宗舊鎮蓋失於辭於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於令而初無官曹官稱之别珂按唐書賈曾傳父名言忠睿宗時擢中闕

愧郯録卷十五

後序

郯猶國也夫子之所辱問焉取而名編撫其意而已不直一愧也嘗試考之士君子之爲學恥一物之不知等于百載而上倚相所未讀序書所弗紀歷歷如一日焉顧於古乎何有而迺立人之朝當今之世於其目擊而身履者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曾猶可以愧贖而謂郯云乎哉郯云乎哉李衛公唐人第一流也其立言以厲世蓋不苟然矣公之言曰臺閣典章本公卿子弟之責

亦惟以其所習聞者而諉之也諉斯恕之矣幸生文明化成之代未能奮已所學策勲䂊鉛碌碌以爲世祿羞人以其習而諉之世即其諉而取之畧於遠而問之以邇舍夫古而責之以今非恕何居而且俛而受之又從而文之以辭蓋知夫逆求其可承從容丈席間誼國君臣戞然相顧起不期之歎失官之恥徧中國無能自逭於聖人之識則郯固未易企而亦未易以愧言也愧其所不當愧附其所不容附吾名贅矣然猶有願言者謂

志於愧不若志於慕愧於怨不若愧於聒請書衛語弁

勉方來是歲後三月望珂後序